

繪圖風月夢

上海
受古書店
中一書局
印行



線

857.44

7558

17

v. 2

舊

第十回

紅綃帳佳人驚異夢

白衣菴大士發靈籤

話說賈銘們昨日在九卷強大家吃花酒。因為尤德壽們一鬧，眾人臨散時，約定今早仍在教場方來茶館取齊。眾人陸續來到吃過早點，在埂子街頭小山園混堂裏洗了澡，剃了頭。又在潮陽樓飯館用過午飯，約在埂子街雙壽堂石牌樓天慶堂洪水汪能寶王家水廠裏雙慶堂幾處清堂名里打茶圍。真個是笙歌盈耳，絲袖成行。頑到下午時候，路過左衛街見錢店會館門首貼了一張十八印梅紅單帖，濃墨書寫「紅梅館」三字。下面又貼一張小方梅紅紙，寫了一個請字。陸書不知何故，遂向賈銘道：「大哥，這地方是甚所在？貼這幾個字，做甚麼？」賈銘道：「賢弟，你有所不知。此是錢店公所。做地方有些斯文朋友在裏面出社，俗言打燈謎。陸書道：「敝地也有這個頑頭。我兄弟亦略知一二。我們何不進去瞻仰？」賈銘吳珍袁猷魏璧齊道：「既是賢弟豪興，我們奉陪一聲。」說罷，眾人進了大門，到了裏面，遠遠望見廳房簷口并兩廊簷柱上皆牽着麻線上用竹夾兒夾着數百張，有一尺多長一寸多寬，白杭連紙條，上面皆條寫的七個大字，下有註腳小字。又有紅圖書並一個小紅戳印着筆墨字畫，發硯茗香等字。有許許多多在裏看望，也有點頭趨趨，也有三三兩兩交頭接耳。賈銘們走近廳房簷下，那廳上有人秉守招呼。賈銘們亦拱手答禮，站定在中一個堦沿石上向上觀看。但見這條麻線上掛的紙條上寫着：

精鐫書法價高昂

禮記

硯

那樣生涯似昔年

成語

菱

簷鐫之聲古寺中

童讀

茗

掃清海面兵卒齊

言

香

賞玩青山畫航停

成語

字

那有情懷臨勝境

紅樓人

畫

邦上梅花兩度看

六才

筆

多子何能恨丈夫

四書

墨

莫貪色慾少冤羣

言

箋

杏花天氣上粧樓

爾雅

硯

臉皮近日有些鼓

食

香

愛這稍頭數點疤

人事

箋

關隘重重隱畫船

幼學

筆

行過上界神仙府

言

墨

閑起重籠檢曲牌

物二

茗

燕子桃花滿上方

言

香

情郎送別任蘇州

四書

字

秀士衣彩似古時

毛詩

畫

終日無聊飲最高

四書

筆

素日盈餘皆費丟

言

箋

內庭消息誰傳出

新書

茗

烟鎖長堤傍野村

幼學

硯

楸枰再擺依棋譜

言

香

不覺寒門話勅獎

幼學

箋

自家步入幽篁迢

鰈口

茗

相知復又往京都

易經

墨

黃金方可救燃眉

新書

筆

姓字標紅第一圈

幼學

箋

而今不喜邦江地

詩

字

贊塔方能像已兒

祇

茗

聞來總看妾敲枰

算法

香

偷情常想同相見

市招

箋

賈銘們望了半晌陸書凝神思想見那一條黃金方可救燃眉註脚是新書二字悄悄問賈銘新書是何書藉賈銘道就是時憲書陸書聽見有人喊聽商他遂也喊道聽商廳上有人答應陸書高聲道黃金方可救燃眉可是寅不祭祀那廳上社主人答道正是遂將這一條竹夾下了將這社條遞

在陸書手里又照那紅小戩筆字遞了一枝筆與陸書收了。隨即又換了一條新社。仍用竹夾夾好。陸書正在觀看。這聽得賈銘喊道：「莫貪色慾少冤牽。可是無營無業。」那社主人答道：「是將社條下了。」一同捲簾。希遞與賈銘手里。又另換一條新社。掛上。陸書還在那里揣摩思想。吳珍因為不知強大家。昨晚那些人曾在復來鬧事。不放心。桂林怎樣。他又不知。誰理拉着賈銘。陸書道：「大哥兄弟不用在此打這悶葫蘆。我們走罷。」賈銘不便回却。向社主人秉手道：「承教。」那社主人拱手道：「恕笑。恕笑。眾人出了會館大門。沿路走着。談着。賈銘道：「昭陽格最好。不過是傷心細問。見夫病。」陸書道：「心賦格莫妙於一片丹心。後代傳。」賈銘道：「曹娥格後人做的。那里能及黃絹幼婦。外孫齊白。」如今做曹娥格的已少了。陸書道：「蘇黃格再好的。也不能及那齊人有一妻一妾了。」賈銘道：「做地近日做那反照傳神的俱多。」賢弟適纔商的這一條。要算是反照。總而言之。謎者迷言也。乃係游戲。偏才不是定學。不能如何考較。談談說說。不覺日已將落。已到了強大家門首。吳珍邀着眾人進內。三子看見他們來了。赶忙請叫眾位老爺。仍請到桂林房里坐下。老媽獻茶。裝水烟。三子將相公總喊過房來請叫過了。桂林喊人開燈。與吳珍過廳。吳珍道：「今日飯後。我只在天慶堂吃了四五口烟也就罷了。」賈銘們問及昨晚的事。桂林道：「不必提了。昨晚你們散後。約有頓飯工夫。外面來了有幾十個人。火把不計其數。打到家里來。打毀了許多窗櫺物件。我們局高都躲下漏子了。魏老爺的貴相。知巧姐姐未曾躲避得及。被他們抓住。簪子耳挖。鑷頭順袋里洋錢票都被他們搶去了。還虧有個姓白的。在這里打茶圍。跪在那尤德壽門跟前。纔將巧姐姐丟下來。今日度四老爹到教場。辦席招賠他們。東家花去七八吊錢。纔得了事。巧姐姐從昨日夜里哭到此刻。可巧魏老爺來弄幾兩銀子打些首飾。代你家

相好的壓壓驚。魏璧看見巧雲鬢髮蓬鬆，還未梳頭，遂說道：「風吹鴨蛋壳，財去人安樂，所少的首飾，我明日辦了來，你歡喜甚麼樣式？」巧雲道：「這要你歡喜，我是不拘甚麼樣式，只要有得帶就是了。」那個還講究呢？他們正在這裏閒談，賈銘使個眼色與鳳林走出房門。鳳林會意，也就跟隨向外。賈銘道：「你房內可有客？」鳳林道：「沒有人。」遂邀請賈銘到了自己房裏坐下。高媽獻茶，裝水煙。賈銘等高媽裝過水煙，到房外去的時候，在腰內取出六塊洋錢，向鳳林道：「我不怕你見怪，你耳朶上帶的，諒必是副銅環，料玉圈，你把這洋錢拿去，叫家里人代你換副銀環燒燒金。」賈副玉夾板圈，先包他一副銀鐲，架着勢，多餘幾文，買兩把土煮，煮慢慢的敷衍罷。這要我手里寬餘，做得來，可以常常幫你的忙。鳳林將洋錢接了，道：「賈老爺，我同你萍水相逢，承你盛情，你可算是雪中送炭了。我倘能稍有好處，絕不相忘。」賈銘道：「些微小事，何必掛齒？」不必在別人跟前提及。鳳林道：「我又不歡。」賈老爺你可吃煙，我喊人開燈。」賈銘道：「不必開燈，我不吃。」兩人又談了些閒話，仍同到了桂林房內。這見三子走進房來，道：「諸位老爺，今日是東家的主人，請老爺們在這裏便晚飯。」賈銘道：「昨日被那些混帳忘八蛋一鬧，煩得不暢快。今日我的主人，你照昨晚的菜一樣辦法，快些將月相公請來。」三子答應去了。衆人在房內談笑，詼諧過了，好一刻工夫，月香來了，走進房裏，請叫過衆人入坐。房裏點上蠟燭，擺下杯觴。各人總有主顧，照舊坐定，猜拳行令，飲酒唱曲，歡呼暢飲。大衆比昨日頭得豪興，直飲到酒酣興盡，方纔散席。陸書開發了兩個局包與月香，又代月香把了江湖禮。月香辭別衆人，定要陸書送他回去。陸書口說不肯，心里要送得狠。賈銘道：「陸兄弟，既是月相公要你送回去，你就送他回去罷。」

月日我門乃在方來先到光等陸書辭別衆人帶着小喜子等待月香上了小轎，跟着轎子到進玉

樓去了。這里吳珍還在桂林床上吸烟。桂林留吳珍在那里住宿。袁猷已有了幾分酒意。說是今日不走了。巧雲留魏璧先原不肯。後來已答應在這里住了。吳珍道：「我們三人今日總不走了。」賈大哥諒必也在這里了。鳳相公因何不開口呢？桂林道：「我是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賈老爺若是愛厚我，我就不留他。他也不走。若是不愛厚我，我就再留他些。他也不在這里。賈銘道：「三位兄弟在此，愚兄理當奉陪。貴因有件要事，未曾闕照。家里定要回去。吳兄弟不必敲弓擊紃。我同鳳相公的交情，要算是心照。不在於住不住。」桂林道：「賈老爺這話說得在理。心照心照。時辰未到，日子長得狠呢。」賈老爺既有正事，我也不敢強留。賈銘道：「這話纔碰我的心肺呢。」遂與求人作辭。吳珍因賈銘未帶小廝，吩咐自己跟來的小廝發子道：「你點火把送賈老爺回府。你就家去罷。家中門戶火燭小心。」發子答應執着火把，照着賈銘去了。袁猷魏璧也叫小廝回去。吳珍睡在牀上，通曉雙林邀着袁猷巧雲，陪着魏璧各到自己房里。魏璧看見巧雲房中收拾得十分雅靜，掛了六幅美人畫條，有一副蘋菓蠟箋紙對聯，上寫着：

文迴纖綿堪稱巧

夢入巫山不見雲

上款是巧雲女史雅鑒。下款是夢花居士書。巧雲邀請魏璧坐下，着人買了四碟茶食，款待魏璧等人。將燈開在牀上，請魏璧吃烟。魏璧勉強吃了一口道：「真正不吃了。」巧雲遂自己過了廳，洗過手脚，卸去釵環，重新用粉撲勻勻臉，嘴唇上搽了胭脂，收拾睡覺。暫且由他。再說袁猷到了雙林房中，看見只掛了幾副着人畫條。問道：「雙相公因何不掛對聯？」雙林道：「我是粗人，沒有人送我對子。」袁猷道：「你不用謙了。我明日辦了送來。因有了幾分醉意，又吃了兩碗熱茶，覺得臉上闌闌彷彿像似要。」



的光景。遂倒在雙林床上。說是心里難過。雙林叫老媽燒了一碗醋湯與袁猷喝了。下去。雙林自己本不吃烟。因袁猷吃多了。又開了燈來。打了一口烟勸袁猷吃了。更覺得頭暈眼花道。我真不能吃。要吐得很呢。你相應收拾牀鋪讓我先睡罷。雙林忙喊老媽將烟燈收過。把袁猷拉起來。老媽攙了牀將薄絮被鋪好。袁猷到房外跟踉蹌蹌小解過了。解衣就寢。一上了牀。呼聲如雷。竟自睡熟。雙林慢慢的洗過手脚。除却簪環。重新勻了臉。嘴唇上又搽了些胭脂。闔掩房門也就睡了。直到二更多時分。袁猷一覺睡醒。酒已散了。那被窩里事不消細說。雙林起來用水復又上牀朦朧睡熟。這覺得同着袁猷挽手並肩一同遊玩。到了一所花園。園中景緻十分幽雅。見有一座假山。山石嵯峨。古樹參天。傍有一座高樓。兩人挽手同登上得樓來。見中間有一塊匾。上有風月樓三個大字。有一副對聯。分列左右。那對句是。

暮雨朝雲堪笑。烟花情不厭。

黃金白鏹可憐。風月債難償。

雙林同袁猷兩人凭欄賞玩。只見樓下是寬闊池塘。一池綠水。紅白荷花。綠葉青蓮。有許多並蒂的。開得芬芳爛熳。清香撲鼻。有一對鴛鴦在池內交頸而眠。兩人正在賞玩。只聽得假山背後彈弓聲響。有一個彈子打到鴛鴦身上。將一對鴛鴦雙打死。雙林被那彈弓響聲一唬。驚醒來。渾身是汗。聽得街坊上更夫鐮聲。正是三更。袁猷正在酣睡。不便驚動。心中思想夢中光景。恐非佳兆。胡思亂想。豁然想起。昨日北門外白衣觀音庵里。尼僧大空在這里化緣。說他庵內觀音菩薩的聖靈應。我今做此異夢。不知主何吉凶。明日喊乘小轎。到那庵里求條籤問問菩薩。看我終身如何結局。翻來覆去。一夜未曾合眼。到了天明。紅日方升。即便起來。陸晝袁猷已醒。穿好衣裳。下床洗漱已畢。雙林

將蓮子壺里煨的湘蓮拿茶缸子盛了。遞與袁猷。吃袁猷因昨晚酒太吃多。未曾吃着晚飯。此刻腹中覺得有些饑餓。正用得着。正在吃蓮子之時。魏璧同着巧雲。吳珍同着桂林。一齊來到房里。各道恭喜。互為嘲笑。催着袁猷穿好衣裳。同到教場吃茶去了。桂林巧雲亦各回自己房里梳洗。雙林在房中梳好頭洗了臉。換了兩件新衣。同強大說明出去燒香。叫三子喊了一乘小轎。帶着王媽。到北門外白衣觀音庵。到了庵門首。王媽用手去敲庵門。雙林下了小轎。只見有个老佛婆開了庵門。迎接雙林進去。到了大殿。那住持女尼法名大空。迎着雙林。問訊雙林。還了禮。向他請了香燭。就在觀音大士座前點燭燒香。雙林在蒲團上跪下拜了幾拜。又向女尼要了籤筒。捧在手里。默默通誠。祝告道。女弟子生長名門。自憐薄命。墮落烟花。年已十八。飄泊無偶。不知終身如何結果。昨夜偶得異兆。未卜吉凶。今特虔誠頂禮。求菩薩指示。倘能脫離苦海。發條上上籤。如若應派女弟子終老烟花。亦求菩薩發條下下籤。從此死心。貴意。削髮為尼。斷不在這風月場中久戀。祝告已畢。遂將手中籤筒搖了幾搖。只見那籤筒里有一根籤條。落於地下。雙林用手拾起。又拜了幾拜。立起身來。將籤筒籤條。總遞與女尼。大空接過了。將籤條一看。在籤盒里查出一條籤來。遞與雙林。大空道。恭喜姑娘。是條上上籤。雙林接過籤條一看。只見上寫着。

第八十一籤

上上

不是姻緣也是緣

前生註定總憑天

求官謀利皆成就

六甲生男病可痊

雙林將籤句看過。隨即收起。大空邀請雙林至客堂入坐。道婆獻了茶。擺上果盒。談了幾句套話。雙林取出看儀。把與大空。又把了一百文錢。封與老佛婆。大空道。姑娘輕易不到小庵。今日光降。我這

進了門。袁猷就叫三子去請月香。三子答應去了。眾人仍到桂林房里坐下。有人獻茶裝水烟。又開燈與吳珍過癮。一刻工夫月香已到。進了房來。彼此招呼入坐。大眾在那里用過中酒午飯。散坐談笑。到了太陽將落的時候。陸書看見小喜子站在房門外。陸書趕着走出房外。將小喜子喊到無人之處。小喜子將金鐲遞與陸書道。小的在錢店裏央人比過。分兩絲毫不少。陸書點點頭。將金鐲一看。攏在袖內。仍到房里坐在月香傍邊。挽住月香的手。悄悄的將金鐲遞與月香。月香會意。赶忙收藏好了。到了晚間席散之後。賈銘魏璧各自回家。吳珍袁猷仍在那里住宿。月香仍要陸書送他回去。到了進玉樓。陸書將昨晚送他到城門首叫喊的那人。喊至月香房內說道。昨晚難為你賞了他一塊銀子。那人道了謝。下樓去了。陸書叫月香將銀鐲除了。換了金鐲。在那里談談笑笑。又頑到四更時分。方纔起身。仍是昨晚送他的那人。跟到城門首叫喊。讓陸書進城回去。次日陸書又請眾人在强大家將月香帶來。擺了中晚兩臺酒。頑了一日。酒闌席散。也有在那里住的。也有回去的。他們是朝朝擺酒。夜夜笙歌。不必贅叙。且說袁猷因允了雙林送對聯。自揣這筆墨之事不甚通徹。做不出對句。懇求幾位斯文朋友代撰對句。因雙林兩字難以對仗。過了數日。那朋友胡亂撰了兩副對句。送與袁猷。也不知好歹。買了兩副裱現成了的對聯。送到字館內。將對句寫好。落了上下款。興忽忽帶到雙林這里。雙林將對聯展開一副。這見上寫着。

霜管畫眉春睡足

菱花照面曉粧遲

雙林看了對句。冷笑了一笑道。把我的名字改過這也罷了。我們吃相飯的人。誰人不知是殘花敗絮。你如今明月的露在對句上。可算是朝笑足。袁猷道。我實不識。你因筆墨主東。不能自誤。付

句倩人代做的我若有心嘲笑你叫我不逢好死如今反要請教你如何將你比做殘花雙林道你不必假着急我且問你那菱花經了霜豈不是殘敗不堪了袁猷聽了這話連忙將這副對聯掩過半邊道怪我太粗未曾想到你不必氣了又將那一副對聯展開與雙林一看這見上寫着

雪滿雙峯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雙林看了這一副對句話也不說走近床前睡倒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袁猷不解何故坐在床邊追問雙林為着何事雙林總不肯說袁猷急道不拘甚麼事你不說叫我如何曉得真正要急死人呢雙林道袁大老爺你不必在我面前假着急千不是萬不是怪我不該混要臉你大老爺送對子怪不得你大老爺拿我開心了袁猷道那一副對句霜菱兩字據你說將你比做殘花如今這一副對句我雖是才粗學淺不大懂得看這對句是現成的兩句千家詩那撰對句的人因我囑托將你芳名嵌在里面故將山中兩字改作雙峯我不知怎樣就與你有甚麼大關碍你就氣成這般模樣雙林道我氣的就是這雪滿雙峯四字我如今說了你自己思想若不是你在人前瞎嚼蛆那代你做對句的人如何曉得這隱情將那一首曲逕道幽處雙峯夾小溪的詩句嘲笑我呢說畢又哭袁猷仍是不解將雪滿雙峯四個字在口里念來念去抓耳撓腮只是說不懂雙林扭着袁猷耳朵附耳說了幾句袁猷方纔明白立起身來將兩副對聯撕得粉碎向雙林拱打作揖再三勸慰賭了多酒又叫三子將月香喊來大眾吃了晚酒月香仍是陸書送了回去他們朝朝相聚不覺多日月香向陸書也不知要了多少衣服首飾陸書是無一不辦也不知花費了多少銀錢那進玉樓東家蕭

老媽。媽子同翠雲翠琴。以及內外場。不知放了多少。差月香見陸書年紀又輕。人品又好。說話又溫柔。銀錢又揮霍。自思年已十六。且在烟花數年。知識已開。心中豈不愛慕。但凡陸書見了。面他就百般親熱。相偎相依。只恨有人碍眼。不得成就。陸書本來愛着月香。那里經得起他如此挑逗。越加弄得心癢難熬。這一日。陸書們正在月香房里閒談。只見蕭老媽。媽子來到房里。請叫衆位老爺。月香忙立起身道。老乾娘請坐。蕭老媽。媽子道。不必拘禮。遂坐下道。難得諸位老爺。總在這里。我老媽。媽子有句話奉申。衆人道。老東家有甚話說。蕭老媽。媽子道。昨日陸老爺為月相公恭喜的事。托我。恰好月相公的叔子昨日來了。我再四同他商量。他如今開了個盤子。要五十兩銀子開苞。另外要一根金簪子。一副金戒指。一件洋縐大褂。一條洋縐百摺裙。一件杭羅大褂。一條杭羅百摺裙。好讓相公改裝。還要做一頂洋印帳子。大紅洋縐帳額。新被褥。若陸老爺肯照他的話。聽擇日期。恭喜。這一邊我費了多少唇舌。捏合妥了。不知陸老爺意下如何。陸書聽見他業已說成。心中十分喜悅。也不刻算要用多少銀子。即使滿口應承。蕭老媽。媽子道。陸老爺。我老媽。媽子說了千言萬語。好不容易纔將月相公的叔子勸妥了。如今如了你老爺的心。愿罷罷的。月相公在我們這里。恭喜你老爺酌量怎樣汰化。我就是了。陸書道。聽憑你要甚麼。我總辦就是了。蕭老媽。媽子道。我老媽。媽子已將近七十歲了。前年我女兒身上。有個客是糧船上旂丁。帶了一副枋子。把與我合了一個對折的壽材。漆過兩三次了。如今你老爺做個圓滿。把三十兩銀子與我老媽。媽子。趁着今年是個閏月。做幾件壽衣罷罷的。也是苦了一輩子。落個好收成。保佑你老爺同我家月相公好一世。陸書們聽他這些話。均笑起來了。陸書道。這點小事。掌在我身上就是了。蕭老媽。媽子聽了。呵呵大笑道。陸老爺真稱得

个大頑友我權且謝謝陸書。又向月香道：那衣服鋪蓋你自己向成衣司務說，愛甚麼花色做甚麼花色。講明了，共要多少銀子。我明日將銀子帶來，把與你交代。他所有首飾，我自己辦了帶來。又喊人取了曆日過來，選定五月初一日黃道吉日。向蕭老媽、媽子道：我已看定五月初一日期。到那一日，你代我，叫庖人多備酒席。連他們眾男女班子，總要辦席。這要精緻，又要豐盛，不可頗省錢鈔。用多少錢，都是我開發。又向賈銘們道：初一日務望哥哥們同眾位嫂嫂，並巧弟媳賞光。永日一聚。賈銘們道：這又何消說得。我弟兄們總是要來賀喜的。談談說說，已點上臘燭。陸書又擺了一臺酒，留眾人吃畢。大眾出了進玉樓，進了天凝門，到四岔路口。陸書辭別眾人，帶着小喜子，由北柳巷那條路回去。賈銘、吳珍、袁猷、魏璧同到九卷强大家內，進得門來。吳珍便問那個房空著。三子道：个个房總沒空。聽老爺們愛在那個相公房里，就在那位房里坐。吳珍聽得桂林房里哭語聲，就邀着眾人到了桂林房里。一進房門，就看見桂林、雙林、鳳林、巧雲四人在那里看紙牌。見他們進來，各人將紙牌攢在桌上，各將錢文收起，立起身來，招呼賈銘道：你們還看嘖，讓我們來看敬頭。鳳林道：我們在這里別棍。小頑意兒老爺們來了，何能還看呢。早有老媽忙忙將紙牌收起，將桌子搭在原處，請眾人坐下。獻茶裝水烟，問道：諸位老爺用過晚飯呢。吳珍道：適纔在月相公那里吃了。你快些開燈，讓我這癮老媽答應。赶着將烟燈開了。吳珍睡下去。桂林就去代他開烟。賈銘同鳳林、咕咕、咕咕，不知說些甚麼。袁猷同着鳳林、魏璧同着巧雲，總各在那里鬧趣，不覺工夫，只聽得窗外兩聲滙滙，越下越大。三子進了房來，向眾人道：外面已交三鼓雨，又下大了。老爺們今日總不能回去了。吳珍道：鳳相公同我們賈大哥至今，還是乾線頭，可巧今晚天做媒人。我們陪大哥今日總不走了。賈銘聽

得雨已下大了。不便推辭也依允了。吳珍叫三子吩咐各家跟去的小廝各自回去。眾人將賈銘送到鳳林房里。闌了半會。方纔各歸各房去了。鳳林叫人將燈開了。請賈銘吃烟。賈銘道：「薛司務代你做了兩件小褂。兩條褲子。可曾送來呢？」鳳林隨即在腳籃內拿出一件漂白細機縐絲縐滾外托肩小褂。一件白縐絲五色縐滾外托肩小褂。一條青興布褲。一條元色縐絲縐。送與賈銘看。說道：「今日午後薛司務纔送來的。他說是你叫他做了送來的。我承你各種週全。叫我如何過意？」賈銘道：「些微小件嗣後這些俗套話不必說了。仍叫鳳林將衣服收起。鳳林將賈銘拉了睡在牀上。打了燈盤燒烟敬賈銘吃了。然後自己過了。癮在梳桌抽屨內拿出一碟雞蛋糕。一碟百菓糕。賈銘略吃了些。鳳林洗過手腳。將烟燈收起。鋪牀疊被。催促賈銘解衣睡上牀去。鳳林闔掩房門。陪着賈銘睡了。不知他二人在被窩里做些甚麼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燕相硬罵龍船分

月香初試雲雨情

話說鳳林因賈銘把了幾回洋錢。買了幾回土。又做了許多衣服與他。心中十分感激。今日賈銘初次在這裡住宿。鳳林就賣弄牀鋪秘術。這一夜是百種恭惟。直到金雞三唱。纔相偎相依相樓相抱。睡熟。次日清晨。魏璧先起。跑到鳳林房門首。推開房門。悄悄走至牀前。揭開帳子。見鳳林將右臂肘露在被外。樓住賈銘項頸。兩人面對面睡得正熟。魏璧輕輕喊了一聲：「好恩愛呀！」鳳林驚醒。將眼睛抹了一抹。道：「魏老爺為何不睡？」睡起這麼早。做甚麼？」賈銘聽得鳳林說話。也就醒了。魏璧道：「我同巧相公是春王正月。天子萬年。老對子睡老實覺。比不得你同我們賈大哥是新婚宴爾。夜里辛苦。所以睡到此刻。還不曾醒。」賈銘道：「兄弟不必鬧了。將帳子放下。讓我們起來。」魏璧將帳子放下。賈銘

鳳林穿好小衣下牀。吳珍、袁猷已都闌到房里，互相嘲笑，催着賈銘洗臉穿了衣裳。鳳林捧了一碗煨相連在手內，向着吳珍們道：「你們三位姐夫諒必總用過了，我也不敢虛邀，遂將蓮子送到賈銘手內。」袁猷道：「你這蓮子是為我們大哥煨的？我們也沒有福氣吃你的。」大哥諸老寶並罷賈銘道：「有偏三位兄弟，遂將蓮子吃了一半，將碗遞與鳳林，同着吳珍們出了房門。走到天井內，賈銘又回頭進房，腰內拿了兩塊洋錢，遞與鳳林換錢零用，纔出了房門。鳳林又將賈銘喊了回來。賈銘道：「你有甚話說？」鳳林欲言不言，凝了半晌，道：「你早些來再說罷。」賈銘諾諾連聲，出了房門，同着吳珍們一齊出了強大家大門，到教場方來茶館吃茶去了。賈銘們去後，約有一個時辰，那前次在這里鬧事的燕相、尤德壽，同着四五個人，雄赳赳的到了強大家內。三子看見他們來了，敢怒不敢言，赶忙笑嘻嘻的招呼，請在雙林房里坐下。獻了茶，喊老媽裝水烟，把家中幾個相公總喊到房里，請叫眾位乾老子請閱。眾人尊姓，眾人又問各相公芳名，已畢。三子拿了一隻琵琶，遞在鳳林手內，道：「鳳相公揀好小曲唱一個，奉敬眾位乾老子。」鳳林接過琵琶，將絃和准，向着眾人道：「唱得不好，眾位乾老子包涵。」眾人道：「請教請教。」鳳林彈動琵琶，唱了一個南京調，其詞曰：

春色惱人眠不得，滿腔心思獨伴銀燈。
聽聲聲狸貓叫，得人心愁悶，薄情人狠心，一去無音問。
欲睡不穩，好夢難成，恨蒼天求簽問卜全無准。

鳳林唱畢，道：「獻醜獻醜。」眾人道：「好琵琶。」有人取過燕相，喊道：「把你家東家喊了來，我們來同他說話。」三子道：「東家往外吃茶去了。」老爹們有甚話說，吩咐下來。等東家回來，代老爹們道：「這就是了。」燕相道：「沒有別的事，我們大眾在天壽庵馬頭禪了一條五色金龍，寫你家八塊洋錢分子，我們要算基在。」

這本碾兒上比不得別條船一千八百就可以過去了。辦與不辦。等你家東家不信。三子道。等東家回來告訴他。自然是許辦的。燕相道。要會我們明日在竹爐軒。不會就罷了。立起身來。同着那幾個人去了。三子同幾位相公罵道。前日的事。花的多少錢。墨跡還未曾乾。虧他們有這副老臉。趕大早跑到這裡。耀武揚威。不曉得那一天。湊巧弄個訪案。同他們頑。纔曉得。喇。是銅打的呢。雙林因他們坐在他的房里。等他們出了房門。燒了兩張草紙。三子等強大回轉。將燕相們說的話。告訴強大。自必仍請庾嘉福料理不提。再說賈銘們到了方來茶館。這見陸書早已坐在那里。立起身來。招呼。見禮。入坐。談談閒文。用了早點。陸書請眾人同到多子街金珠店。換了金子。送到新勝街銀匠店。打簪子戒指。仍叫小喜子等着。陸書邀着眾人同到進玉樓。月香房里坐下。翠雲翠琴總來相陪。月香向陸書道。成衣業已講明。共總多少銀子。他還要先付銀子。衣服鋪蓋可以赶月底送來。陸書向月香道。有兩包銀子在小喜子腰內。此刻我叫他看着。打金首飾。回到這裡。我叫他將銀子交與你。那一包輕的是三十兩。你先把與成衣所少的。我明日找付。那一包重的是五十兩。你拿去把與你叔子。讓他早些回去罷。那銀子總是好關絞。曹平足免。總是我自己比過的。分釐不少。月香道。我不曉得輕重。回來再說。陸書一笑。留住賈銘們眾人。又在那里吃了一日酒。方纔各散。光陰迅速。不覺已到了五月初一日。這一日早間。陸書同着賈銘們在方來茶館用過早點。到混堂里洗了澡。剃了頭。一同到了進玉樓。請在翠琴房里。賈銘們與陸書見禮。賀喜。各叫小廝送了賀禮。蕭老媽媽。子同翠雲翠琴。公送大蠟燭。安息香。內外場送的大寶蓋。五彩鬚。一个大香珠。一軸睡美人。那强大家。桂林鳳林。雙林。巧雲。各送了禮來。陸書將禮收下。陸書發過力錢。忙赶着喊人去請桂林們四人去。

了。好一刻工夫，只見鳳林、雙林兩人坐了小轎，來到下轎，上了樓，來向陸書道了喜，又與眾人招呼。入坐，說是桂林巧雲今日有事，不能過來道喜。托我二人轉致陸老爺、莫怪。陸書道：「他們不來，明日再請罷。」遂將各款銀子總交與蕭老媽。媽子所有他同翠琴並內外場送的禮物，外又回了銀子。蕭老媽、媽子千歡萬喜，將銀子收起。衆人用過午飯，蕭老媽、媽子喊了梳頭的媽、媽，代月香梳了一個時新鬆髻，換了簪環，帶了時鮮花卉，並鮮花箍子，透體換了新衣。這些衣飾，總是陸書現辦的。打扮已畢，蕭老媽、媽子帶着月香來到房里。賈銘道：「這纔標緻，真如嫦娥降世，儼似仙女臨凡。但凡女子到底，是梳頭好看，縱有十分姿色，男粧也要減去幾分。」月香見着衆人，反覺有些腴腆。鳳林們挑逗他說：「頑話。」月香總不責聲。到了傍晚，陸書們還至月香房內。衆人一看，雖不似新娘洞房，也就收拾得十分華麗。錦衾繡被，蘭麝香濃。梳桌上點了幾對大蠟燭，帳子內掛了一軸睡美人，壁上掛了幾幅美人條並對聯，又有賈銘新送來的一副黃絹邊，裱成萬年紅對聯，上寫着：

月窟惟延攀桂客

香閨喜遇採花郎

上款寫：「撰句書賀月香女史吉席。」下款寫：「翠琅書屋主人贈。」房中間擺了一張圓桌。陸書邀請衆人入坐，擺下酒席，飲酒猜拳。又鬧了一回喜字流觴。衆人將陸書已灌得有幾分醉意，直到興盡酒闌，方纔散席。賈銘、袁猷代鳳林、雙林開發了江湖禮。鳳林、雙林辭別衆人，上了小轎。陸書叫人買了茶食，點了安息香，交與跟來的人捧着，隨着小轎回去了。賈銘們四人辭別陸書，送着鳳林們到強大家去了。這里老媽將房里殘飯收過，揩抹過桌子，泡了濃茶來，又燒了醋湯，遞與陸書解酒。老媽又遞了一塊白絹與陸書道：「恭喜陸老爺，這是狀元印。」陸書接過，揣在床蓆邊。此時漏已三催，老媽

收拾床鋪。陸書與月香解衣就寢。一个是慣走烟花浪子。一个是久在風塵少女。陸書花去許多銀子。此刻醉里糊塗。也不知他是个處女。不是處女。今日初次落交。你貪我愛。直到興盡情濃。方纔雲收雨散。歡娛夜短。早已紅日高升。兩人穿好衣裳。下了床來。老媽道。過喜取水與陸書淨面。月香漱口。老媽捧了兩碗冰糖煨湘蓮。與他二人吃了。陸書賞了老媽一塊銀子。那梳頭的媽媽走進房來。向陸書月香道。過喜。陸書也賞了一塊銀子。那婦人謝過。代月香理開頭髮。梳鬆。又有賣花的送了。一條花箍。四柄鮮花。到房里道喜。陸書也賞了他一塊銀子。月香將頭梳起。洗了臉。搽了胭脂和粉。戴了鮮花並花箍。穿好衣裙。陪着陸書用過早點。只見賈銘吳珍袁猷魏璧四人一齊來到。進了月香房里。各道恭喜。陸書邀請眾人入坐。賈銘們與月香說了許多頑話。陸書又着人到強大家。將桂林巧雲請了來。備了酒席。請眾人用過午飯。洗過手臉。桂林巧雲要到天凝寺東園等處去玩。要賈銘吳珍袁猷魏璧還帶着桂林巧雲翠雲琴瑟。出了進玉樓。先到天凝寺前後殿宇。總隨喜過了。又到放生堂。把了許多錢與看堂的和尚。方纔將堂門開了。讓他們進內。看見有許多老牛老猪。以及多年羊鵝雞鴨。又赶着叫人買了許多燒餅饅首。望着這些畜生亂撿。紛紛搶着爭食。桂林們呵。呵大笑。頑了好一回。方纔出了寺門。又到東園史公祠各處遊玩過了。出了史公祠。到了大門外。桂林挽住吳珍的手。仍要向東去。頑耍吳珍道。向東去並沒有好頑耍的所在。沿河邊一直就到了。便益門。你們在家里坐船到揚州。那里就是佳船的馬頭了。說畢。同着求人回至進玉樓。用了下午點心。晚間仍在那里吃了酒飯。吳珍魏璧代桂林巧雲把了江湖禮辭。別陸書四人。送着桂林巧雲回去。陸書仍在月香這里住宿。儼然新婚宴爾。同月香如魚得水。似漆如膠。也曾將要帶他回去的話。

告知月香月香也賭咒發誓情愿跟他從良說是等他叔子這一次來揚講明身價即便跟他回去因此陸書為色所迷一連三日並未出着進玉樓的大門看看節近端陽揚州俗尚繁華龍舟競渡月香要看龍船向陸書道我今年纔到揚州未嘗看過龍船你同我去看看陸書允了雇船同去觀看初四日早間蕭老媽媽子上樓向陸書道有句話同你老爺商議現在過節各款使費又要送禮又要開發節帳想同你老爺付筆銀子過節陸書點點頭月香道老乾娘你莫提過節我的未完纔多呢我欠成衣多少欠賣花的多少欠做鞋子的多少欠銀匠店多少欠賣玉器的多少欠賣菓子的多少還要買幾樣菲禮來敬你老人家還要送乾娘家節禮還要開發家里眾人節錢共要多少銀子纔得過去陸書道這些小事你們總不必焦事小喜子來我叫他回去拿銀子來與你們過節就是了蕭老媽媽子道喜二爺已經來了現在樓下呢陸書道你將他喊上樓來讓我吩咐他的話蕭老媽媽子隨即下樓將小喜子喊上樓來陸書道你去將賈吳袁魏四位老爺立刻請了來說我在这裏候着呢又向小喜子耳邊吩咐了幾句話小喜子答應下樓去了過了好一刻工夫賈銘吳珍袁魏魏璧四人一齊來到陸書立起身來招呼月香請叫過眾人邀請入坐老媽獻茶裝水烟已畢陸書向眾人道小弟請哥哥們到此非為別事月相公明日要看龍船小弟不知貴處風俗特地將哥哥們請來商議要雇一隻大船還要請嫂子弟媳們一同出去頑頑賈銘道揚州遊湖船遠比龍船熱鬧六月十八七月十五這幾個日期價錢甚貴還有一件指着月香們道有了他們在船上那頑龍船的人看見他們必要門標賸弟這一頑非數十金不可陸書道罷罷小弟在貴處過个端午如此勝景不可不去瞻仰瞻仰小弟只圖熱鬧多花幾兩銀子何妨賈銘聽他這話遠不便阻攔

吳珍道：既是陸賢弟豪興，遂向袁猷道：三弟，我同你先到馬頭將船雇定，省得明日沒有船。叫那纔掃興呢？陸書道：費二位哥哥心。吳珍同着袁猷下樓，進了進玉樓，出了藏經院大門。吳珍向袁猷道：這頑笑場中，要做大老官，原要揮霍。我看陸兄弟這般頑法，竟有些傻。他代月相公梳粧，連衣服首飾糜費，我代他算算，將近要用二百銀子。不知要他從良，還不知要多少銀子呢？我想他到揚州，無非是探親，又不做生意買賣。那里有這些銀子花的？袁猷道：自從陸兄弟來了，結拜之後，每日總是擺臺頑笑，我也未曾同他細談。二人走着談着，已到了天凝門吊橋口。早有素識的船家向前招呼道：二位老爺出去頑頑罷。吳珍道：今日不頑，明日要隻大船要多少錢？那船家道：你二位老爺來，我也不能三釐繞九釐的。老實些，把十二塊洋錢外，化化。吳珍還了四塊洋錢。船家不肯，再三再四講定了。連下午茶葉炭，共總六塊洋錢。另外化化夥計。那船家又道：論理不該，無奈明月初五是滿盤缸的日期，此刻講定了。回來再有人來雇，就是把紫金子也不能答應。先要同老爺們付幾塊錢定錢。還有一說：風雨總無更改。吳珍道：那是自然。即刻叫人先送兩塊錢來做定，准就是了。那船家點頭答應。吳珍向袁猷道：兄弟，我同你說話，將袁猷扯到天凝寺內僻靜所在，說道：我看小陸這樣頑法，必要頑出湯老爺來。我們兩人自從他到了這里，天天陪大老官頑耍，算是醬油碟子跟着蹄子拖拖就拖乾了。我們把勢局比不得賈大哥魏兄弟兩人，總是鹽務來頭大。我們那有這些閒錢在外面頑笑？强大家那里過節，不無所費。現在手頭又拮据，我想何不將船錢同明日揀標多算他幾兩銀子？我們兩人貼補過節，不知賢弟意下如何？袁猷聽了，心中躊躇，我在常熟多少事件，承他父子的情，今陸兄弟在揚州，我何能賺他銀子？若說不行，吳二哥既說出口，恐他無趣。若是依他，自覺

居心有愧。因又迴思道：橫堅他遲早總是要壞事的。明日倘若壞了，沒有盤纏回去，我多送他幾兩銀子補這個數罷。遂向吳珍道：「這也罷了。」兄弟跟着你說就是了。兩人商議已定。復至進玉樓，到了月香房裏。陸書看見他二人來了，赶忙立起身來道：「費心累步，不知船可曾催定？」吳珍道：「這些弄遊湖船的人，却越糟了。不知說了許多話，再三再四纔講定了。是十六塊洋錢正項，茶葉炭下午夥計汰化在外，還要先送十塊錢做定。」明日若是下雨，不上船，也要照數把錢。一文皆不得少。陸書聽了，作揖道：「兄弟貪頑，有費二位哥哥的心。」遂在腰內拿出十塊洋錢，交與吳珍。吳珍隨即下樓，把了兩塊洋錢，悄悄叫他小廝送到馬頭，交與船家算定。錢復又上樓。陸書道：「大哥說龍船要門着標，小弟不懂，還要拜托哥哥們開發呢。」吳珍道：「還是我同袁三弟効勞。你今日包些錢封明日，好把吊艚的孩子。」陸書道：「明日務必請嫂子弟媳們一同出去頑頑。」賈銘們約各依允。陸書赶忙喊人開燈，與吳珍吃烟，留眾人吃過午飯，方纔告辭。約定明日早仍在進玉樓取齊。眾人離了這里，同到強大家內，各人向相好的告知。明日陸書請看龍船，鳳林、桂林、雙林、巧雲聽了，總歡歡喜喜，忙着料理衣裳首飾，準備明日早起早去看龍船，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賀端陽陸書看龍船

慶生辰月香開夜宴

話說陸書因月香要看龍船，初四日已將各事辦齊。初五日清晨，拜過姑爹、姑母、節。假說朋友家請賞午，赶到進玉樓來。蕭老媽媽、子同着眾人，總道過喜，上樓到了月香房裏。月香接着道喜。老媽媽獻茶裝水烟。月香叫老媽，剝了一盤粽子，又拿了一個五彩細磁碟，盛的是上白洋糖醃的玫瑰花膏。請陸書吃粽子。陸書吃了一個。月香用牙筋戳起一個粽子，蘸了些玫瑰花膏，啣了半个在口內。那

半个粽子靠着陸書的臉送到陸書口內。兩人正在開笑。這見賈銘吳珍袁猷魏璧總進了房來。忙將粽子嚥下。彼此見禮道喜。月香邀請眾人吃了粽子。叫人開燈。讓吳珍吃烟。月香忙着梳粧打扮。已畢。賈銘道：「我們到船上去。誠恐他們轎子來不曉得上那隻船呢。」大眾起身。月香請着蕭老媽媽、子翠、雲翠、琴一同出了大門。到了碼頭。下了石坡。眾人登跳上船。看見那船後有些庖人宰雞殺鴨。備辦筵席。眾人坐在艙里閒談。半晌工夫。這見鳳林、桂林、雙林、巧雲各乘小轎到了碼頭。歇下。三子同老媽媽在轎後。賈銘們四人忙忙上岸。各將相好的攬上船來。今日眾人摠打扮得金翠輝煌。衣衫華麗。互相道喜入坐。吩咐船家開船。那船家趕着解纜。掣跳撐蒿。將船開出虹橋。到了小金山。大眾棄舟登岸。前後游玩。但見榴紅似火。艾綠如旂。陸書、魏璧在跌博藍子上。跌子許多水老鼠、黃烟兒帶回船上吃酒賞午。用過午飯。那些大小遊船紛紛來往。又聽得鑼鼓喧天。遠望旌旂蔽日。各色龍船在水上如飛而至。有兩條龍船上有洋樓旗傘。總是簇新。龍船尾上掛的像生人子。那站龍頭的朋友穿着華麗衣服。腰里掛着洋表小刀、荷包、扇套、手帕等物。頭帶時式雨纓涼帽。足穿時式緞靴。年紀又輕。衣服又新。站得又穩。出色好看。還有幾條龍船旗傘雖不簇新。也還顏色鮮明。龍船尾上扣有一幅顏色布。扣着一根小紅木棍。上面坐着一個十一二歲小男孩。頭上紮了二個小髻。大紅鬚子拖在兩傍。身上穿了一件銀紅興兒布小褂。玉色縐絲襖。赤足涼鞋。那站龍頭的朋友有穿着二藍線縐單袍。有穿着沉香蘭單袍。有穿着蘇藍布單袍。還有穿件大褂。繫着帶子的。還有一條龍船是五彩紉幟。紅色已經黑了。白色已經黃了。大約是在典當內贖出來的。頑了幾日。尚有徽州紋沒有舒開。那船後小孩襯袴也是半新半舊。那站龍船頭朋友年紀約有二十多歲。歪帶着一頂

紅纓涼篷身穿銀紅興兒布襖元色線絲週身滾燈草邊相思挑核結小褂加了一件半新舊二藍宮綢面白洋布里夾背心白興布襯袴繫着銀紅興布腰玉色線絲穿了一雙舊松花綠洋綢面大紅綢機布里夾套袴那套袴腳上還有拆去見滾條芙蓉帶的痕跡白標布穿桶們剝皮夾襪天青緞耳八寶班尖薄底靱鞋左手大拇指上帶了一個假翡翠斑指手腕上帶了一隻綠磁鐲頭右手拿了一柄檀竹骨黑油紙扇子上面畫的水滸一百單八將這少年人站在龍船頭上手巾扇子不住的搥着看見來往遊船上人滿口招呼鬧標共是九條龍船後面有一隻沒篷子小船上面擺了两个淺籠內里有十幾隻活鴨又有幾隻大船船頭上擺着一對黃紙糊的高蠟燈上畫五彩龍剪貼紅字是勅封息浪侯送子甚麼顏色龍那船內擺設香案花供奉太子神像也有清音十番也有六蘇俗名馬上戲在艙內吹吹打打唱着大曲西皮二黃這九條龍船在小金山至蓮花橋一帶划來划去那些遊人的划船跟着龍船或來或往陸書們生的大船本是住在小金山東山尖地方早有一條龍船上站頭的朋友看見他們的大船停泊這里知道月香身上開色好客現在艙里赶忙叫划頭漿的人捺了兩漿將龍船靠住陸書們大船招呼送賈銳們眾人敲起吊艚的鑼鼓艚後那小孩在那小紅木棍上吊艚頑的甚麼紅孩拜觀音鯉魚三跌子張飛賣肉各樣花色總頑過了袁猷們將錢封把與他們隨後凡有吊艚小孩的龍船總靠着他們大船吊過艚那隻鴨子船也划近大船跳上兩個人來站在他們的船頭望着艙里招呼送眾人向着月香道月相公特地為你送標的就將鴨子船內两个淺籠送上大船擺在船頭那九條龍船總敲起搶標鑼鼓在他們大船前划來划去那些遊船聽見這里搶標總紛紛趕來團團圍繞那站在陸書們船頭上兩個人見有

隻青龍划近大船。就將淺籠內鴨子抓了一隻。往河內一擲。那青龍船上早有一個划船的朋友。精赤着身體。只穿了一條袴頭。頭髮辮繞了一個鹹菜把子。蹬在龍頭上。見鴨子一擲。他就跳下河去。將鴨子搶起。復跳上龍船。這條龍船就划了過去。後面那條綠龍又划了上來。那船頭兩人又抓了一隻鴨子。擲下河去。那綠龍船頭上的。也就跳下河去。將鴨子搶起。將船划子過去。後面是紫金龍。老烏龍。銀紅龍。玉色龍。黃龍。白龍。五色龍。盡貫而來。那撿鴨子的人。也有將鴨子擲在河內。也有將鴨子擲在那撿的人手內。繞往河內一跳。冒起來的九條龍船。來往。每船撿這兩隻鴨子。那兩個人。仍將淺籠。撿下小船。吳珍們向着那兩人道。我們明早在教場冷園會罷。那兩人答應。拱一拱手。跳上小船。開到別處。門標那龍船總划到蓮花橋一帶去了。那些遊船也就紛紛散開。袁猷吩咐船家將大船開放。也就跟着龍船觀看人景。今日是端陽佳節。揚州風俗。入蠻鑿齋。兩岸遊人。男男女女。有攪着男孩。有肩着女孩。那些村庄婦女頭上。帶着蔥蒲海艾石榴花簪。吊掛打的黑蠟。搽的鉛粉。在那河岸上。觀着一隻紅布滾紅葉拔債。五彩花新青布鞋子。亂跑呼嫂。喚姑。推姐。拉妹。又被太陽晒的黑汗直流。還有些醉漢。吃得酒氣熏熏。在那些婦女叢中。亂擠亂碰。各種小本生意人。趁市買賣。熱鬧非常。時人有端陽看龍舟五言律詩道。

序屆端陽節

龍舟五色鮮

旌旗光蔽日

鑼鼓響喧天

弔屈傳今古

奪標競後先

須臾真壯膽

水上打鞦韆

陸雋們大船跟着龍船在蓮花橋那里。又看了別的遊船上。撿了兩顆標。又看見有人蹬在龍頭上。一個的斗跳下河去。多遠。纔冒了上來。名曰挑水頭。比撿鴨子還熱鬧。到了太陽將落時分。龍船

紛紛划回陸書們在船上吃了晚酒將船放回到了天凝門馬頭早有接鳳林們的小轎在那里等候。鳳林四人向陸書月香道了謝要賈銘們四人送他們回去。袁珍道：你們先回了罷。我們送陸兄弟回去。回來一齊都來就是了。鳳林們各同相好的附耳不知說些甚麼方纔各上小轎進城去了。陸書挽着月香邀請眾人棄舟登岸。回至進玉樓月香進房忙喊老媽開燈。吳珍吃了一口烟向陸書道：兄弟你把我的六塊錢船錢另外汰化夥計作六塊錢。把與我們去開發。看得他們到這裏增多較少。你另外秤二十四兩銀子。讓我同袁兄弟明早到冷園開發龍船上人。你兄弟不必露面。仍在方來等我兩人。你若露了面。他們不知要多少呢。陸書千歡萬喜將銀子照數秤了。并洋錢總交與吳珍道：諸事拜托二位哥哥。小弟同賈大哥魏兄弟明早還在方來等候。吳珍將銀子洋錢收起。正欲告辭。只見翠雲翠琴換了家常衣服到了房裏向陸書道了謝。又道姐夫今日破費大了。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告訴你。初十日是月姐姐生日。賈銘道：虧你兩人告訴。不然我們如何曉得。我們四人公送一班雜耍八角鼓。隔壁像聲水盤球棒大小戲法。扇子戲熱鬧一天。陸書道：他的小生日。何能又破費兄弟們呢。賈銘道：好兄弟不必說這些套話。陸書不便再辭。遂將蕭老媽媽請上樓來。向他說道：初十日是月相公生日。你代我喊廚子中上下麵辦冷葷小菜碟四個。小碗紅白瀝晚間備幾桌酒席。連他們男女班子總要款待。又要精緻。又要豐盛。蕭老媽媽子答應下樓去了。賈銘們辭別陸書進城。同到強大家內。鳳林們先在船上曾向他們說明將別的客辭去。因此他們來了。就各奔相好的房裏坐下。會吃烟的吃烟。不會吃烟的吃茶。談談笑笑。收拾睡覺。歡娛夜短。早已天明。吳珍大早起來將袁猷喊起洗漱畢。離了強大家。先到熟錢店換了幾兩銀子。寫了十多張八折。

見那老媽跟着陸書進房喊了一聲陸老爺來了。月香忙望着那少年人將眼一橫道不捏了。那少年人赶忙立起。在桌上將刀包拿着。遞去了。老媽赶忙將床前那張椅子端在原處。獻茶裝烟。陸書向月香道你纔十幾歲就要搥腿將來有了年紀怎樣呢。月香道我喊他刮臉因身子困倦叫他搥搥那個時常搥呢。陸書不便再說仍在那里迷戀幾日。皆未回去。初十日清晨月香梳洗畢。週身換了陸書送的生日禮新衣服。蕭老媽媽子並底下人各送酒燭桃麪。陸書總收下。把了銀子算回禮房里點了一對大蠟燭。一張長壽燭。月香下樓在家神龕前焚香點燭禮拜過了。又與蕭老媽媽子翠雲二人拜過壽。上樓與陸書見禮。正在鬧笑。翠琴也來拜壽。眾底下人上樓道喜。隨後賈銘吳珍袁猷魏璧陸續來到挑雜耍担子人將担子送到樓上。鳳林桂林雙林巧雲各乘小轎到進玉樓門首下轎上樓拜過壽擺下點心。眾人用畢月香向鳳林四人道小生日又破費四位姐姐。鳳林們道些微薄禮何必掛齒。正在開談只見那頑雜耍的八九人總帶着紅纓涼篷穿着袍套上樓道喜。吳珍問他們吃甚麼點心。那些人道在下賈賣街抱山茶館吃過。要了四百錢去會茶錢。就在樓上中一間將一張方桌移放中央鋪了紅毡。有两个頑雜耍人捧了一个小漆茶盤上蓋綢袱放在紅毡上。那个人站近方桌說了幾句慶壽吉利話將綢袱揭起里面蓋的是个坎着的細磁茶碗。那人用二指捻着碗底提起又放在茶盤內將左右手交代過了。將茶碗提起里面是一个金頂子。又將茶盤將金頂蓋起又說了幾句閑話將茶盤提起。那金頂又變了一个琺瑯頂子。復將茶盤一蓋又復提起。那琺瑯頂變了一个水晶頂。仍用茶盤蓋起。那水晶頂又變了一个藍頂子。又用茶盤蓋起又變了一个大紅頂子。說道這叫做步步高陞。又將大紅頂用茶盤蓋起。又說了許多話將茶盤

提起那大紅頂變做一顆黃金印說道這叫做六國封贈將軍掛印將茶盃仍用紬袱蓋起收過了去。站在旁邊那人走至中間又頂了一回仙人摘豆。又是甚麼張公接帶頑畢將方桌擡過半邊又換了兩個人上來手里拿着一條紅毡站在中間兩人問了許多趣話。那一人將兩手兩腿胸前臂後拍着交代過了。那人將紅毡遞了過來翻來覆去將紅毡又交代過了。望左邊肩上一披往樓板上。一鋪中間擡高了起來。又說是吹氣了畫符了。將紅毡一揭里面是一大盤壽桃饅首。一大盤花糕。代壽星上壽。陸書代月香賞了兩塊洋錢。那兩人復將紅毡拿起重新交代一番。望下一鋪。又變出一大盤水里面還有兩條活金魚。眾人喝采。那兩人退下。換了三個人上來。將桌子擺在中間有一個人拿着一擔大鼓絃子坐在中間。那一人拿着一面八角鼓。站在左首。那一人抄着手站在右邊。那坐着的念了幾句開場白。說了幾句吉祥話。彈起大鼓絃子。左邊那人敲動八角鼓。那坐着的唱着京腔。夾着許多笑話。那右首的人說閒話打岔。被坐着的人在頭項里打了多少手掌。引得眾人呵呵大笑。這叫做鬧鰓兒。揚州不行。北京城里王公大臣宴客總不少了的。三人說唱了一回退下。又換了一個人手拿一柄紙扇。先學了些各色龍鳥聲音。並鴉鴨。狸貓雞鳴犬吠。又學推小車大車牛車驢車。輕重上下。各種聲音。然後掛起一頂小綢帳。那人走進帳子里面。眾人先聽得兩個狸貓起着叫春。有一個七八十歲老婦人咳嗽喊了幾聲媳婦。有個泰州口音。輕年婦人自言自語道。我家大爺出去了幾天。未曾回來。也不知是戀嫖。還是戀賭。把我一個人丟在家里。這好春天。叫我孤眠獨宿。如何睡得着。覺此刻軟咍咍的。你聽那不知趣的貓子。儘管在這里亂叫。越加叫得不知如何是好。又聽得那老婦人爭着接音。感道。媳婦。快些來。那輕年婦人道。老馬。媽子。又在後面。

叫魂了來了來了。太太喊我做甚的那老婦人道。媳婦我想睡睡中覺睡也睡不着渾身疼痛喊你到後面來代我捶捶。那輕年婦人道。你坐好了我代你捶。又聽得捶背響聲。老婦人道。上些輕年婦人道。就上些那捶背聲。或上或下。老婦人道。媳婦乖乖你唱個小調兒。我開開心。輕年婦人道。青天白日唱小調兒。隣居家聽見要笑呢。老婦人道。乖乖你低些唱。那里就被人聽見了。輕年婦人道。唱得不好。你老人家莫要笑呀。老婦人道。好不好無非頑的。那个笑你。輕年婦人捶着背唱了一個南京調。其詞曰。

風月二字人人戀。不貪風月。除是神仙。戀風月。朝歡暮樂。情不厭。戀風月。千金買笑。都情願。資戀風月。比蜜還甜。怕只怕風狂。月缺。心改變。怕只怕風狂。月缺。心改變。

那輕年婦人唱畢。老婦人道。乖乖你捶着唱着。就像拍板。真唱得好。我少年時候。最喜唱個小調。如今唱不動了。你歇歇去罷。我到房里躺躺去呢。輕年婦人道。太太你在後面房里睡睡。我也到前面房里躺一躺。弄下午你老人家吃。老婦人道。乖乖你去罷。輕年婦人低言道。老厭物睡覺去了。等我到門首去耍子耍子。聽得拔拴開門響聲。輕年婦人道。我們這條街上冷清清。到要出鬼了。你看那西邊來的小和尚。背着盞飯簍兒。生得眉清目秀。比我家大爺俊俏多呢。等他到我家打齋飯。讓我引誘引誘他。不知他可知趣呢。又聽得有個少年男子道。大奶奶齋飯。阿彌陀佛。輕年婦人道。小和尚你師父因何不來。少年男子道。他的小腸氣發了。睡在寺里。叫我來的。輕年婦人道。小和尚你跟我家來。少年男子答應了一聲。又聽得開門上拴聲音。少年男子道。大奶奶。我收了齋飯就走。不用開門。輕年婦人道。掩門的賊多。得狠呢。闔起來謹慎些。小和尚你將齋飯簍子放下來。同你說話。少年

男子道：大奶奶，你把齋飯把與我，讓我早些回家去。倘遲了，師父要罵我呢。輕年婦人道：今日早得狠呢。齋飯簍子就放在桌上罷。我問你今年十幾歲了？少年男子道：我今年十六歲了。輕年婦人道：小和尚，你可曾定親呢？少年男子道：阿彌陀佛。我們出家人，不曉得甚麼定親不定親。輕年婦人道：小和尚，跟我到房里來，把齋飯與你。少年男子道：阿彌陀佛。齋飯不放在廚房里，為何放在房里？不當人子花花的呀。大奶奶，你怎麼倒睡在床上去了？齋飯在那里呢？輕年婦人道：哎呀，我肚里痛得狠。小和尚，你做點好事來，代我揉一揉。少年男子道：我是個出家人，怎能代你揉呢？輕年婦人道：不妨事，你快些來。少年男子道：我不能代你揉，又聽得那婦人將和尚抓住的聲音，道：乖，你快些來呀。少年男子喊道：哎呀，歪。那老婦人喊道：前面是那個喊呀？輕年婦人道：不相干，我在這裏同小貓子湊的。少年男子道：大奶奶，你讓我走罷。輕年婦人道：你來得遲去不得呢。少年男子道：咳，你莫拉褲子。輕年婦人道：我偏要拉。聽得正在拉扯之時，忽聽得扣門聲響。少年男子道：大奶奶不好了。外面敲門呢。輕年婦人道：莫責聲，等我問是那一個。是那個敲門呀？聽得是個三十餘歲山西佬男子。聲音道：是咱，快些開門呀。輕年婦人慌道：不好了。小和尚，我家當家的回來了。你快些躲在牀底下。莫要噴聲。少年男子道：我今日是那里晦氣不好了？碰了頭了。輕年婦人道：快躲好了。莫噴聲呀。聽得連連扣門。佬男子喊道：為甚麼不來開門？咱拿腳踢了。輕年婦人道：來了來了。偏偏有這種巧事。我坐在馬桶上，站不起來。聽得開門聲響。輕年婦人道：你回來了。佬男子道：回來了，快些把門關好了。又聽得關門聲音。佬男子道：齋飯簍子是那裏來的？因何放在咱家桌上？輕年婦人道：是打齋飯的老和尚寄在這里。他說有點事去，即刻就來拿了。佬男子道：咱看了兩夜十湖子牌，咱要睡覺了。

輕年婦人道：你到後面太太房裏去睡罷。僂男子道：咱自己的床不睡，反到後面去睡，做甚麼？大娘這床幃動呀動的，是甚麼東西在床底下動呀？輕年婦人道：你睡你的，想必是貓子捉老鼠的。僂男子道：我到不相信，等我揭起牀幃看是甚麼呀？你是那個？遂不滾出來呢？少年男子道：齋飯阿彌陀佛。僂男子道：好好打齋飯，須到人家牀底下來了。打你這禿驢，聽得奉打腳踢之聲？少年男子道：施主老爺冤枉呀。那老婦人喊道：前面為甚麼事吵鬧？僂男子道：你這顧睡覺家裏有了人了。老婦人道：那個要臨盆了？快些請穩婆去。僂男子道：你莫瞎牽，你媳婦房裏捉住人了。老婦人道：王樹仁到我家來做甚麼的？我家裏又不過生日滿月，要他這唱隔壁戲的來做甚麼？只見帳子一揭，那人將頭向外一伸，走了出來。原來這人就叫王樹仁，他自己打趣自己，引得眾人開然大笑。這人將帳子收起，此刻鐘打二下。陸書分付擺杯筋麵、醬油醋小盞，邀請眾人用酒用麵。那些頑雜耍的人酒麵吃畢，又要了四百錢去洗澡，洗了回來，又頑冰盤球棒軟硬工夫，又變了好幾套大小戲法。眾人用過下午點心，那唱隔壁的戲，又唱了一套調娛。晚間先擺酒席，與頑雜耍的眾人先吃過了。後纔擺酒款待眾人。賈銘們猜拳行令，那些頑雜耍的，又變了許多燈彩戲法。還有一對玻璃高手，照里面點着蠟燭，又變了一個大玻璃金魚缸，並九大盞水。眾人連聲喝采，總賞了票子，又喝了幾盞扇子戲，甚麼壽星上壽、張仙送子、跳財神、跳魁星，打連相、打花鼓，唱到和尚燒肉香。眾人又賞了錢文錢票。扇子戲唱畢，陸書賞了他們八塊洋錢。那些人謝過，收拾離要擔子，挑着散去。陸書月香將酒敬勸賈銘們，眾人歡呼暢飲。又鬧壽字流觴，直至鐘打二下，方纔辭別陸書去了。老媽同打雜的，將房內收拾清楚，將床上薄棉被鋪好。陸書月香解衣上床，陸書自然要與月香拜生日。禮尚往來，月香

又要謝壽。兩人忙了一夜。到黎明方纔睡熟。直睡到日上三竿起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月香偶染風寒疾

莫愛亂逞虎狼威

話說陸書終日在進玉樓迷戀。不覺又是一月有餘。這一日早間。陸書出去。在教場方來。茶社吃過茶。又同賈銘們在飯館內吃了午飯。散後。到了進玉樓。進了月香房裏。看見月香和衣睡在床上。尚未梳洗。見陸書進房。並未起身招呼。陸書不覺詫異。遂問道。你為何到此刻。還不梳頭洗臉。月香道。我今日有些頭眩目脹。身體發寒。早間吃了幾個點心。登時就吐的了。此刻還是作惡。心要吐。四肢無力。中飯也沒有吃着。何能梳頭洗臉呢。陸書摸他頭顱身上。並不覺得很熱。趕着叫人去請醫生。一刻工夫。請了一位先生來。姓任。名叫萬林。上了樓。到了房裏。陸書與他招呼。邀請入坐。老媽獻過茶。談了兩句浮文。用耳枕墊着。代月香診過脈。任萬林道。寒暑夾滯。要鍼一兩日。將表邪解了。纔好。纏絲下去。恐生別事。有人取過筆硯。同帛放在桌上。任萬林提起筆來。開了藥方。陸書開發了藥金。跟封轎錢。醫生辭別去了。陸書看那藥方上寫着。

某日初診。寒暑夾滯。嘔惡作吐。速以祛邪解表。延防生變。

柴胡錢五分

青皮錢二分

桔梗錢五分

藿香三錢

荊芥錢五分

香茹錢五分

防風錢五分

焦查三錢

引灶心土

五錢代水生薑一片

陸書看畢。趕着叫人配了藥來。配了藥引。望着底下人煽着風爐。用炭將藥煎好。捧放桌上。月香不肯吃藥。陸書百般哄他。只是搖頭不吃。陸書十分着急。遂自己捧着藥盞先吃了一口。哄着月香吃。

陸書起來。陪月香道：「你今日可曾好些？」月香道：「今日略覺好些。」口裏頭暈得很。陸書正在洗漱。蕭老媽媽子上樓到了房裏。向陸書道：「陸老爺，我告訴你一句話。月相公自從恭喜之後，月事未曾來過。昨日見他嘔吐，莫非是個人病。」在我老媽媽子意思，不要胡亂吃藥。陸書道：「今日將任先生請來，將這話告訴他，看他說可是恭喜，不是恭喜。」蕭老媽媽子道：「話不錯。」下樓去了。陸書隨即着人將任先生請來。就將月香經水未到的話告知。任萬林將脉細細診過道：「今日寒暑稍解，有點積滯未清，再淨餓一日，有了大解，就没事了。若說是喜脈，尚在數十日之間。此時脉尚未現。」我兄弟學淺，不敢妄擬。另請高明斟酌。將昨日原方上荆芥防風勾去，加了一錢正分半夏。三錢萊菔子。任萬林辭別去了。陸書又將蕭老媽媽子請上樓來，向他說道：「我看這任先生言語含糊，也分不清是喜脈，不是喜脈。此地可有好名醫呢？」蕭老媽媽子道：「揚州第一名醫，他那姓就奇怪，不在百家姓。他姓光明的，明字名叫明馳遠，也不知看好了多少奇奇怪怪的症候。去年南京不曉得甚麼武職大官，有位小姐得了膨脹，不知多少醫生未曾醫治得好，差了一個帶白頂的委員，坐了一隻大船到了揚州，將明先生請到南京，到了衙門。這面隔着帳幔，代小姐診了脉，請到廳上來開藥方。明先生向那武官說：『小姐不是蟲脹，是恭了喜了。』是個男胎，已有七個月了。遂開了一個保胎藥方。那武官聽了，不動聲色，請官親師爺陪着明先生在書房飲宴。那武官拿了一把寶劍，走到小姐房里，不問清白，用劍將小姐肚腹剖開，果然有個四肢長全的男孩。那武官到書房向明先生道：『先生高明之至，拜服拜服。』便將剖腹見胎之事告知。明先生唬得魂不附體。那武官道：『先生不必驚慌。』遂喊家人拿了正百銀子出

來相謝仍差那四个委員坐船將明先生送回陽州。這個名傳揚開去。生意擁擠不開。人家請他看病。藥金跟轎錢封要。比別的醫生多着幾倍。俗語存賢不存醫。你老爺自己斟酌。陸書道。這要他脉理精通。不在乎花多少銀子。你快些着人去將他請來。看他如何說法。蕭老媽。媽子答應下樓。着人去請。直到傍晚時分。明馳遠方纔坐轎來到。下轎上樓。陸書接邀請入坐。老媽獻過茶。陸書將月香月事未至。嘔吐頭暈告知。又將任萬林開的藥方與他看過。明馳遠代月香診過脉。向陸書道。貴相知的寒暑表邪已解。任做友用的藥並不錯。若說是恭喜。但凡婦人受胎。一月如滴露。二月似桃花。三月分男女。總要交到二三月。那脉象纔分得清白。貴相知尚在四五十日之間。脉尚未現。總宜寒暑自知。飲食均勻。那勞力之事。諒來他是不做的。一切小心要緊。遂在任萬林藥方上寫了。安加連翹一錢五分。為畢。辭別陸書去了。那藥金跟封轎錢。陸書又花用若干。從此陸書心中總疑惑。月香是懷了孕了。赶忙着人將藥配來煎好。正在哄着月香吃了下去。這聽得對過翠琴房里來了一人。在那里喧嚷。此人姓莫名愛字虛友。父親在日是个弄筆桿子的朋友。寫起數千兩銀子家資。只生莫愛一人。同一个女兒莫愛到了十六歲。他父親就亡故了。無營無業。眠花宿柳。將家產敗得罄盡。虧得有銀錢的時候。交結了一班紉褲子弟。因為莫愛盡於談笑諧謔。故而在花柳場中離他不得。由如幫閒一般。從前在進玉樓。看見月香尚未改粧姿色。頗佳。心中十分愛慕。知他尚未破瓜。又無錢鈔。只好想想空頭心思罷了。後來弄得無可奈何。將胞妹賣到蘇州。講明身價。莫愛跟去。得了二三百銀子身價。在蘇州嫖興復發。將銀子花用若干。只剩了幾十兩銀子。回到揚州。送了些欠債。

走來要相留月香的鑲有人請在翠琴房裏坐下翠琴翠雲纔不叫過了老嫗獻了茶裝過水烟
莫愛問道你家月相公呢翠雲道月相公有病睡了莫愛立起身來道我到對過房裏看看他呢翠
雲攔住道他房裏有客莫愛遂生氣道好紅相公老爺來了他假裝有病不過來請安既有大病因
何又將客留在房裏老爺今日定要留他的鑲叫他快些來翠雲道莫老爺你不必生氣月相公實
是有病他房裏是個熟客因他有病在這裏住乾鑲的日子多是濛濛雨你老爺改日請過來罷莫
愛聽了愈加氣惱拍着桌子喊道甚麼三隻眼請王令官混帳王八蛋留得鑲我老爺難道沒有錢
就在腰間取出銀包望桌上一擲道我這不是銀子今日偏要住鑲有好老不服氣快些出來與老
爺鬪口氣不是躲在房裏不出來的陸書在月香房裏聽見對過房中這些句語不由的無明火發
又不知是個甚麼人說的話句句關碍着自己十分忍耐不住就要出去同那人打降月香終吃了
藥下去見陸書生了氣軟哈哈的趕着將陸書膀臂抓住道你要出去同他開氣我就一頭撞死不
肯讓他出房陸書因月香有病又怕他閃動胎氣不便掙脫也在房裡亂罵那進玉樓的外場姓花
因他為人熟關會說笑話人都喊他花打鼓在樓下聽見樓上扛吵趕忙上樓先走進月香房裡向
陸書道陸老爺你老人家不要生氣在這些頑笑地方難保沒是非口舌這個人不曉得是你老爺
在這裡他若是曉得是你老爺他也不敢放肆諒必他是吃醉了等我對到過房裡去三言兩句打
發他出門你老爺如此動怒豈不把月相公急壞了陸書聽他這話氣已漸平道你快些過去看看
究竟是個甚麼人花打鼓答應走到翠琴房見翠琴將那個人按着坐在床邊花打鼓近前一看認
得是莫愛便道莫老爺嗎你老爺許久不到我們這小地方來了今日是甚麼風吹到這裏來頑頑

莫愛見是花打鼓遂道你家好紅相公我老爺帶了銀子來留鑲連面也不出來一見。瞧不起老爺。他是仗着甚麼大頑友的勢兒。我到要會會他呢。花打鼓道。莫老爺你說到那裏去了。你老爺平昔那一回來月相公不來恭惟。無奈他今日寔是有病。方纔吃下藥去睡了。他房裏是他身上一個熟客。在此服侍他的。就是他沒有毛病。他既有了鑲。也不能再留你老爺。將心比心。你老爺在這裡留了鑲。後來又有別的人來要住。你老爺可能讓他呢。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今日你老爺不知在那個相好的那裏多用了一杯了。諸事看我分上。改一日來。已在我身上代你老爺做媒與月相公明日頑好了。要大大的謝我呢。莫愛聽了。微微一笑。花打鼓又拿過水烟袋。要裝水烟與他吃。莫愛站起身來道。我們再說罷。花打鼓將桌上銀包遞與莫愛道。莫老爺將銀包收好。我送老爺下樓。又喊在一個黑條火。把莫愛將銀包收起了。樓來。花打鼓拿着火把。送到大門首。將火把遞與莫愛道。莫老爺好生走。不送你老爺。改一日請過來頑頑。莫愛接過火把。嚷嚷咕咕去了。花打鼓覆又上樓。到了月香房裡。陸書道。那忘八蛋滾了。他姓甚名誰。是個甚麼人。花打鼓道。陸老爺大人不記小事。不必追問。由他去罷。陸書再三追問。花打鼓道。他叫莫愛。又叫莫虛友。是個無業之人。平時同此老爺們來。他就像是個幫閒。俗稱篋騙的光景。這種不堪的人。你老爺抬抬膀子。讓他過去罷。陸書道。我曉得了。你下樓歇息去罷。花打鼓下樓去了。陸書服侍月香一同睡上床去。心中十分懊惱。想道。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想我在家裡。在這些頑笑地方。只有我開標勁。翻相公再不然。是為爭風。與別的客家生氣。從未曾像今日吃些悶蛋。明早定要同賈大哥們商議。我這姓莫的出這口氣。胡思亂想。等到天明起來梳洗畢。吃過蓮子。吩咐人請醫生代月香診。遂離了進玉樓。到方來茶。

館來會費銘們商議要與莫愛聞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細分解

第十五回

送花籃蝦蟆打秋風

做喜樂處要收賀分

話說陸書離了進玉樓到了方來茶館只見賈銘吳珍袁猷魏璧齊在那裡陸書與他們見禮入座泡了茶來吃着茶陸書道三位哥哥一位兄弟要代兄弟出氣兄弟昨晚被人欺負衆人慌問何事陸書將昨晚莫愛在進玉樓如何要留月香的銀如何罵他後來還是花打鼓勸去兄弟氣悶了一夜我在貴處人地生疏要仰仗弟兄們大力賈銘吳珍魏璧聽了這話道這還了得陸兄弟在我們敝地被入欺負我兄弟們怎麼過得去不要陸兄弟出面我們約幾個朋友先將這小莫子找尋着了。一打一拖將他搭到縣門首拊着花幾兩銀子總要看着他個樣子他纔曉得利害以後總不敢得罪人呢袁猷沒有等他們說完立起身來走近陸書面前深深一揖陸書趕忙立起道三哥這是何故袁猷道賢弟你不知道那莫愛是我的姨弟他與賢弟素不相識並無芥蒂諒非有心冒犯大約也是酒後狂言賢弟不必生怒諸事包全看愚兄分上我將這畜生找着代到弟媳那裡負荆請罪陸書聽了這話忙道三哥請坐既是令親不必說了賈銘們道就是袁兄弟的令親也不該得罪陸兄弟禮是要服的若不服禮我們也不依袁猷道茶後哥哥們先請到進玉樓我去將這畜生找去服禮陸書再三攔阻賈銘們催着了袁猷先出茶館去了衆人又談了許多閑話同着陸書出了方來茶館到了進玉樓月香房裡見月香的病尚未全好和衣睡在牀上見他們來了趕着立起身來招呼過衆人邀請入坐陸書問月香道先生可曾來過月香道這邊來診過脈叫我吃些清米湯再吃一兩劑葯就没事了陸書將葯方要過來一看叫人拿去配葯喊老媽將燈開了與吳珍們過廳

到午初時候，這見素猷同着莫愛上了樓，來到了月香房裡。經進了房，素猷向陸書道：「陸爾弟，我門莫舍親昨晚寔因酒後，不知賢弟在此。言語冒犯，今日特地過來賠罪。陸書們看見他兩人進來，赶忙立起身來招呼。又見莫愛在那裡打恭作揖，陸書趕着還禮道：『總是自家弟兄，袁三哥何必如此蛇足。反叫兄弟過意不去。』請坐，請坐。翠雲、琴瑟總請教過了。莫愛又與賈銘們施禮入坐。各道名姓，彼此說些套話。莫愛喊外場分付擺酒。陸書道：『在敝相知這裡，何能要哥哥作東。今日我的地主，改日再擾哥哥罷。』謙之至再，仍是陸書做東，吃了一台酒。用過午飯，莫愛謝過陸書，辭別先行。吳珍在那裡過了癮，才同着賈銘、素猷、魏璧去了。陸書仍在這裡服侍月香的病，未曾回去。次早起來，月香病的病已全好，那梳頭的老媽來到房裡，正待月香梳頭。陸書站在梳桌旁邊，裝水烟，與月香吃。兩人正在鬪趣，有那素昔在教場裡拾跌博籃子的王小虎子，知道陸書與月香相好，拿茉莉花穿成一個大花籃，週圍有許多蝴蝶，想打陸書的秋風。王小虎子將花籃送到月香房裡，說道：『陸老爺在這裡呢。特地送來與老爺同月相公聞香的。』月香忙將花籃拾過來一看，穿的十分工巧，將近有二千多個茉莉花朵，遂喊老媽將花籃接過，掛在帳子裡面。陸書在銀衣內拿出兩塊洋錢，交與王小虎子道：『難為你拿去打個酒吃吃罷。』王小虎子道：『多謝陸老爺，拿着洋錢去了。』陸書見月香病已痊愈，百般樣好飲食，再與月香滋補調養。這一日，陸書請賈銘們四人在月香房裡吃酒。用過午飯，過癮的過癮，閑談的閑談，只見蕭老媽、媽子上樓，到了房裡，請叫過衆人，遂坐下道：『五位老爺，我有句話奉申。我家年例要做平安喜樂會，前日因月相公身體不興，我老媽、媽子在家神灶君前，也不知磕了多少頭，禱神保佑月相公病體全愈。趕緊做會還福，莫道無神，却有神果。然菩薩有靈，第二日月』

相公的病就好了。如今我已擇定日期六月十一日安壇。十二日一天一夜大會兩事。一謝謝菩薩。我家的事不能叫陸老爺一人破鈔。陸老爺你大大的出我老媽媽子個賀分。其餘牲禮香燭一切的費。總是我老媽媽子包足。十二日還要請諸位老爺同貴相知眾位相公賞臉。來看會頑頑。不知諸位老爺可肯我老媽媽子光呢。陸書聽見代月香還福。他也不知揚城做喜樂會。不消多少銀錢。便說道我諸事不管。貼你十兩銀子罷。蕭老媽媽子道。就這樣。那裡還同你老爺較量呢。袁猷賈銘吳珍魏璧道。我們四人定來道喜。鳳相公們也是要來的。你不必打發人去請。我們代你道達罷。蕭老媽媽子道人熟禮不熟。那有不請之禮。又叮囑幾句。下樓去了。賈銘們要請陸書到強大家擺酒吃晚飯。月香不肯讓陸書出門。賈銘們將陸書月香潮笑了一陣。辭別去了。時光易過。已到了六月十一日期。這日午後有四五個端工。揚城俗名香火挑了一担所用物件。以及神牌畫軸。到了進玉樓裡。在樓下中一間掛了東嶽天齊仁元聖帝消災降福。都天旻王大帝。泰山娘娘神像。又擺了各部神祇畫像牌位。掛起長幡榜文。又向蕭老媽媽子要了許多米。並紅紫瓣扣的本命錢結。一桿小秤。一面把鏡。安設斗案。設了香炉燭台。擺好壇場。鑼鼓喧天。開壇酒靜。召將請神。安了壇。吃了晚飯。端工散去。次日黎明時候。有八九個端工早已來到。敲鑼擊鼓。開壇請神。又用一根長木縛着竹枝。挑起大紙幡。端工念了一回。各用早點早麵。陸書月香聽了鑼鼓聲。敲也就早早起來。月香忙着叫人梳頭打扮完畢。到了午初時候。賈銘吳珍袁猷魏璧一齊來到。每人一塊洋錢賀分。蕭老媽媽子收下。謝過。邀請眾人到月香房裡。陸書月香招呼入坐。吃烟閑談。還有別的客家。各人總有賀分。另在翠雲翠琴房裡。起坐。鳳林双林桂林巧雲。早間就着人送了賀禮。蕭老媽媽子又着人去邀請。到了

午正時候鳳林們四人方纔各乘小轎到了進玉樓下了小轎進來翠雲翠琴接着看見鳳林們總皆打扮得花園錦簇。邀至裡面智喜已畢請到樓上與寶銘們一處起坐擺過點心總請至樓下看會只見那此端工頭上用元絀已頭紮着紙帽子上穿着道士法衣口裡不知念此甚麼說是申文上表又有一個端工將髮辮扣了紅頭繩同幾個青銅錢捧着辮子赤着膊繫着青布裙子拿了一把厨刀說是開財門在那膀臂割出血來用茶盃等着又將那些血汰在各人房門框上在那各人房裡亂繞亂跳又將紅竹筋放在各門坎上用厨刀一剗兩段那兇惡之像唬得這些女相公各人抓住相好的藏藏躲躲端工跳畢放了旺邊月香邀着眾人上樓用過午飯那此端工們將一張方桌抬放天井之中擺設香案又擺了一盤豬大腸小腸敲着銅鼓轉着方桌哼着念着叫做轉花盤又有一個端工敲着一面大鑼坐在神前唱的甚麼張祥買嫁粧被白寡婦謀害那此相公們聽了疑是真事吁嗟感嘆這端工唱畢又有一個端工穿起青布掛裙代起娘娘帽兜胡言亂語跳娘娘引着鳳林們笑不住口晚間摆了酒席翠雲邀請衆人入席歡呼暢飲席散之後寶銘吳珍袁猷魏璧代鳳林桂林雙林巧雲開發票子汰化端工又把了江湖禮大衆告辭翠雲翠琴月香留他們看夜會衆人不肯辭別去了別的房屋裡各家擺了晚酒汰化過端工也各散了只有陸書在月香房裡未走到了夜裡那些端工們又跳五十三套裝神裝鬼翻筋斗弄蠟燭台變戲法各種頑意又裝了幾個燒肉香的和尚打趣衆人要錢陸書月香又賞了兩張票子翠雲翠琴也賞了錢文那揚州烟花竹枝詞九十九首內有一首道

百計千方哄各銀

藉名喜樂說酬神

財財開過娘娘跳

便益端工看女人

一夜鐺鼓喧天直鬧到天明方總結壇了會。陸書又代月香把了喜錢那些端工們挑了担子散去。陸書為色所迷只顧朝歡暮樂竟忘記了來揚所做何事也不計算代來的銀子已經花用若干。月香看龍船那時聽見賈銘們說是揚州六月十八日湖上大為熱鬧遂向陸書道我前日患病曾允下往觀音山燒香這兩日睡覺總合上眼就夢見觀音菩薩站在面前菩薩是十九日聖誕我同你商議十八日雇一隻船同我去燒香了。陸書道我聞得六月十八日揚州湖上甚是熱鬧我們兩人前去燒香寂寞無趣不如叫一隻大船將賈大哥們同鳳相公們總請了出去一則讓你燒香了。忽二則大家熱鬧一日見識些揚州風景豈不好嗎。月香道如此甚妙。陸書隨即叫小喜子去請賈銘們商議雇船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百子堂和尚化緣

大雄殿馬披闡法

話說陸書因月香要到觀音山燒香了愿隨即叫小喜子將賈銘吳珍袁猷魏璧請來商議雇船。吳珍道陸賢弟你歡喜熱鬧必須雇一隻大船我們同弟媳們在上面起坐。另外雇一隻燈船喊半班清音十番讓他們在燈船裡吹唱罷罷的。六月十八日湖上是个滿盤缸日期我們奪個趣總有頑頭。陸書聽了喜悅非常道二哥這話說得碰兄弟心腸就拜托哥哥去辦。吳珍向袁猷道兄弟還是我同你去叫船兩人一同離了進玉樓到天凝門馬頭將船雇定復到月香房裡回了陸書信付了定銀。陸書又分付擺酒眾人擾了午飯臨行之時吳珍向陸書道十番孩子我同袁兄弟喊定了。十八日早會罷。陸書又叮囑他們請鳳林桂林雙林巧雲同去遊湖。賈銘們均皆答應辭別去了。到了十七日陸書就忙着叫人請了香燭大香備了香儀錢封喊了庖人明日船上辦席一應預備齊全。十

八日清晨起來月香梳洗已畢穿的是新做的淡青杭羅掛裙白紗小褂大紅紗褲正與陸書吃早點之時只見賈銘吳珍袁猷魏璧一齊來到陸書月香招呼入坐請吃點心賈銘們業已偏過陸書向賈銘道鳳嫂們可快來呢賈銘們道你兄弟豪興帶累我弟兄們作了多少難陸書忙問道這是何故吳珍道大哥說的頑話不過是他們因為要遊湖放差做衣服此刻總忙着梳頭呢大約也是來得快了陸書道我們還是同到船上去等他們罷賈銘道坐在船上等人甚是沒趣不若先着小小廝們上船等他們來了送信與我們再上船去豈不好嗎陸書道如此甚妙遂向小喜子道你們先上船去看見鳳相公們轎子來了立刻送信小喜子答應同着各人跟來的小廝去了陸書叫人將烟燈開了賈銘因與鳳林常在一處現在也有了幾口烟將與吳珍睡下去對鏡過癮一刻工夫只見小喜子急急走上樓來站在月香房門首向陸書道大爺四位相公的轎子總到了馬頭小的請他們總上船坐了那十番孩子也都來了陸書醜了點點頭吳珍們將烟具收了用口袋裝好叫小喜子帶着上船陸書邀請衆人下樓月香邀着翠雲翠琴一同出了進玉樓到了天凝門馬頭下了石坡鳳林桂林雙林巧雲在船上看見早已迎出艙來彼此招呼賈銘們同月香翠雲翠琴總登跳上船那十番五個小孩總上來請叫過了衆人入座陸書看見大船傍邊泊着一隻划船已將船篷抬去搭了紅油竹架上面綠油綉篷掛着許多玻璃花籃以及玻璃荷花菜品虫鳥各色小燈連欄杆上總是五色玻璃風燈約有一百多個燈頭船家上來請問尊客齊是未齊陸書道客總到了就此開船那十番孩子總上了划船那大船划船一齊解纜湯藥的湯藥撐篙的撐篙划船在前吹唱大船緊隨在後由下賈賈街經過那些茶館裡吃茶的人聽見絲竹聲音總向着河邊看望有此年長

老成人說是這些浪子如此耗費今日這一頓非幾十兩銀子不可有那些浮躁少年人說道人生在世像今日這個日期必須如此頑法。總算款式恨不能也像他們這樣頑法。總如心願無余力不從心。又捨不得今日這般熱鬧。赶忙在各茶館裡糾約了十一二個朋友。雇了一隻兩把槳有蓬子的小漁船。擠擠的在船裡坐。彷彿似搭人載划子到瓜洲邵伯去的光景。又買了此鮮荷花燈。甫長錢串子綁在船欄杆上。省吃儉用。頑了一天半夜次日算帳。每人派了數百文。內中還有拿不出錢來的朋友。也不知吵了幾次。被船家逼着。當了幾票小押。總將這湯案了結。聞文不必贅叙。且說陸書們大船燈船出了虹橋。此時尚早。遊船總出來不多幾隻。陸書分付船家。先將船開到觀前山馬頭停泊。扣纜搭跳。大衆棄舟登岸。跟月香的人奉了香燭元寶大香。引着月香先在土地祠裡進了香。把了香錢。衆人到了功德林前。見左邊牆上掛了一塊木板。上貼告示。實銘們立定觀看。只見上寫着欽加陞銜江蘇揚州府甘泉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某為

查案嚴禁以昭誠敬事。照得功德林乃翠華巡幸之地。為淮南各勝之冠。每年六月十九日恭逢慈航大士聖誕之期。各處遠近男女。燒香祈福。絡繹不絕。間有不法棍徒。擁擠喧嘩。藉端滋鬧。以及剪絳扒匪。乘機剪扒銀錢物件。並有各衙門小班白役。硬搶各要貨攤賣物。稍不遂意。即肆行兇。更有乞丐花婦。強討硬要。種種不法。歷經拿究。示禁在案。茲將屆期。誠恐若輩故智復萌。除飭差查拿外。合行查案示禁。為此示仰該山住持地保坊快。頭人等知悉。如有前項不法棍徒。仍蹈前轍。故違不遵者。許即扭稟赴縣。以憑嚴究。枷示地保人等。倘敢容隱。一並重究。言出法隨。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後面年月印信硃標日期。那右邊牆上貼的是揚州營城守副府並西南汛總廳及甘捕廳告示。衆人無心觀看。進了功德林。兩傍靠山坡有許多男女乞丐。攜男抱女。以及啞醫癰爛頭破鼻老弱殘廢。在那裡喊着要錢。又見有許多提著朝山進香燈籠。點得亮亮的。引着拜香的男男女女。髮辮打着大紅頭繩。穿着青興布掛褲。捧着小紅板凳。幾步一拜。大眾擠擠挨挨。到了大雄寶殿。只見燭影輝煌。香烟飄緲。男女紛紛禮拜。鐘鼓响声不絕。早有一道人。將香燭大香接了過去。裝香點燭。鳳林桂林雙林巧雲翠雲翠琴。各人向和尚買了香燭。兩邊撞鐘撞鼓。月香們七人在慈航大士座前。總禮拜過了。那五個十番孩子。各請了香燭。磕了頭。和尚邀請衆人。至後殿百子堂。各處燒香。禮拜大衆見送子觀音龕內。塑着許多童兒。泥像有帶着紅布黃布帽子的。也有光着頭的。也有騎馬的。也有打傘的。也有頑龍燈的。也有打鞦韆的。也有翻筋斗的。也有敲鑼鼓的。共有一百多個。賈銘望着鳳林們道。你們那個想養兒子。偷個小帽子回去。就包管有孕了。鳳林桂林雙林巧雲翠雲翠琴。听了這話。各人笑嘻嘻的。走到龕子面前。搶着拿小帽子。惟有月香站在那裡。聲色不動。桂林道。月姐姐不偷帽子。我明白了。姐夫多早晚把蛋我們吃呢。月香慘書總笑着不言。他們正在這裡嘲笑。只見又有許多婦女也到送子觀音座前。燒香。內中有一婦人。年紀尚不足二十歲。是新開的臉。衣飾總是簇新。磕過了頭。站在那龕子面前。鬼鬼祟祟的想偷帽子。又像怕人看見的光景。羞羞怯怯。偷了一個帽子。同着那些婦女。嘻嘻笑笑。又到別殿上燒香去了。賈銘道。諸位賢弟。看這新開臉的婦人。大約是個新娘。嫁之未久。方纔偷帽子。這種羞怯光景。甚有趣。愚兄口占一絕贈之。衆人道。請教請教。賈銘遂口吟一絕云。

女兒新嫁尚舍羞

送子觀音默默求

伸手欲偷羅漢帽

通紅粉面幾回頭

衆人道妙極妙極和尚邀請衆人到客堂裡面坐下道人獻了茶那兩張桌上總擺了桌盒和尚將桌盒內茶食菓品敬過衆人向那道人使了眼色道人隨即捧了一冊頁遞在和尚手裡和尚向著衆人復又問訊道荒山後樓蒙各位施主老爺太太重建尚少油漆粉飾神像裝金望諸位老爺各位小姐隨緣功德百子千孫福壽綿長說着將那冊頁擺在桌上道人取了筆墨過來費銘們看那冊頁是楠木面子貼着白紙襯的梅紅箋寫着福緣善慶四字揭開一看無非是些俗套疏引後面貼着許多紅箋寫着張老爺喜助若干李太太喜助若干還有許多紅箋未曾有字費銘道我們也不必寫了相應現開發罷陸書就在鈔袋內查出三千文錢票同封現成的香儀遞與和尚道這票子實我們太衆的功德你收着添補罷和尚接過錢票看了數目店號道還要請衆位小姐作作福陸書又把了一千文錢票和尚接了道請將各位台銜登記等圓滿了代衆位老爺各位小姐祝懺陸書道這湏小事不足登簿俗語說得好錢入山門功歸施主就是了和尚喊了道人擺碟子下素麵費銘道我們船上飯已現成改日再來擾罷立起身來同着衆人出了客堂和尚送至大殿衆人看見此刻比先更覺擁擠不知那裡來了兩班觀音會有兩架香亭擺在大殿有兩個人精身赤足用銀紅興兒布繫着青興布褲有二尺多長鐵錐穿通臂膊手腕手裡各執鐵鞭在大殿天井裡熱烘烘香堆子傍邊亂跳那一個人將竹節鐵鞭放在香火堆內燒得通紅右手用一張元花在這燒紅了的鐵鞭尾一抹到頭但見一縷青烟手上皮肉毫未傷損那一個人將一雙赤足跳到香火堆裡又跳出堆外脚上皮肉也未傷損這却不知是甚妙法鳳林們見這兩人吆喝吆喝跳來跳去唬得

戰戰兢兢。雙林向袁猷道。這兩人因何故亂跳。袁猷道。他們名為馬披。自稱帥命。這是陰犯陽譴。將父母遺體。錐上這座。此錐子在他自己說。有因為父母有病。也有為着自己有病。許下來的心願。殊不知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他們這種人。要算世間大忤逆兒子了。雙林道。他們身上這些錐子。疼與不疼。袁猷道。據說有符不疼。我却沒有挨過錐。疼與不疼。你該自己曉得。雙林听了。就要用手來捏袁猷的嘴。因碍着人衆。不好意思。遂道。讓你說得快活。回來家去。同你再說。這見那兩個人跳上大殿香亭前。等會上各人磕頭。又跳到天井。引路衆人將兩架香亭抬起。跟着那兩人出了山門去了。賈銘們在前後保護了鳳林們。離了大殿。出了二山門。兩傍許多要貨攤子。擺列了各種頑意東西。這七位女相公。五位男相公。看見這些要貨。這個說這樣好。那個說那樣好。要恨不能將各樣買全。那賈要貨的人。見他們要買。故意高抬價錢。這些男女相公。你買這樣。他買那樣。各人揀了許多要貨。算明共是七塊半洋錢。總是陸書把錢當把了洋錢。我了數百文。各人携着要貨到了山坡。那些男女乞丐。見他們燒過香下來。總各喊着老爺太太相公姑娘。討要錢文。陸書叫小喜子散給他們的錢文。那知喜門難開。小喜子總拿出錢來。開發這些乞丐。就將小喜子團團圍住。拿過又要喊喊吵吵。開發不清。小喜子週身是汗。急得推倒一人。方纔退出圈子。後面還有許多男婦小孩。跟着到了馬頭。小喜子跳上了大船。那些乞丐扳住船頭。不容解纜。又把了許多錢文。方纔解纜開舟。將船放過蓮花橋。緊對雲山閣停泊。見閣上有許多人在那裡關牌。賈銘們在船上用過午飯。過了癡鳳林們手臉洗畢。大眾上岸各處遊玩。正在雲山閣憑欄眺望。只聽得遠遠鑼聲。來了一班觀音會。到了蓮花橋這裡。那馬坡在香亭前。燒符上錐。此刻鳳林們以高視下。又不害怕。

又看得清是看見那些漁地每人上了許多錢跳過橋去了隨後又有幾班會接連而來可見人說是民窟鋪在子街黃泥濱董家庄三里橋茅庵各處的眾人看過了會費銘着人將絃子笛子笙鼓板琵琶提琴取來放在雲山閣桌上十番孩子唱了兩套大曲鳳林豪興叫十番孩子做傢伙他唱了一套想當初慶皇唐聲音洪亮口齒鏗鏘宛似男子聲音月香等鳳林唱畢他唱了一套這為你如花美眷聲音柔脆細膩可人引得那些遊人叢集在那裡做蜜臉那些看十壺牌的朋友抓了一張二條沒人開招碰他將手內一張一萬一張九餅擺下來吃老虎連牌都看錯了鳳林月香唱畢眾人喝采桂林雙林巧雲雲裏裏每人唱了一個小曲船家送了茶食碟子上來眾人用過魏壁陸書在跌搏籃子上又跌了許多枝茉莉花夜來香水老風送到船上此刻下午時候這見大小遊船紛紛出來有許多燈船還有這些划船已將蓬子抬去三槳如飛划來划去的船上也有大曲也有小曲真是笙歌盈耳彩綢成行那一隻綁着鮮荷花燈的小漁船兩把槳也跟在後面艙裡那些朋友擠得汗流流的黃腔走板唱着西皮二黃時人有月十八日揚州湖上夜遊七言律詩一首云

不分男女約同儔

半為燒香半玩遊

山色蒼蒼雲上下

水光瀉漾月沉浮

接天燈火搖蘭漿

徹夜笙歌醉酒樓

賽神迎會人輳集

繁華端的是揚州

費銘們開發了雲山閣那裡泡茶賣水烟的錢文太眾上船又到小金山桃花庵各處遊玩早已金烏西墜大小遊船總各點了蠟燭滿湖燈光映着水內好似千條火練猶如萬道霞光費銘們將大船停泊在熱鬧處所擺下酒席猜拳行令那燈船上十番孩子用過晚飯在船艙裡吹唱繞着他們大船打招別的遊船也吹起笛子彈起琵琶賭賽歌喉燈船打了十幾個窩招傍着他們大船有唱生

唱旦的兩個十番孩子走上大船到席前敬酒敬拳。又唱了兩個小曲。陸書賞了四塊洋錢。十番孩子退上划船。那船家仍將划船划來划去。直禡到將近四更時分。那些遊船纔漸漸的過虹橋回去。賈銘們此刻已禡得疲倦了。分付船家慢慢將船放回。到了天凝門馬頭傍岸。那接鳳林們的小轎早來那裡伺候。鳳林桂林雙林巧雲。鰲住賈銘吳珍袁猷魏璧送他們回去。賈銘們點了頭。各人方纔檢點。將要賞茉莉花。夜來香。綢交與跟的人拿着。辭別陸書月香。各乘小轎。同着賈銘們到了天凝城門首。看見門兵房外擺有兩張揚州營便北汛總廳洋燈。有個武職官帶着幾個兵在那裡彈壓。今日不關城門。衆人進城到強大家去了。陸書月香檢清物件。同着翠雲翠琴棄丹登岸。那岸上來往行人絡繹不絕。天凝寺門首搭着施茶蘆蓬。掛了四個廣結茶綠篋綠燈籠。許多鄉村男婦朝山進香。也有站在茶蓬門前吃茶的。也有走倦了。席地捧着西瓜香瓜乾粮吃的。陸書也無心觀看。挽着月香手同着翠雲翠琴回至進玉樓。仍在那裡送總。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2844838



籍